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羅昭諫集卷四五

詳校官司業臣納麟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　鎔

謄錄監生臣劉維翰

羅昭諫集卷四

唐　羅隱　撰

五言絶句

雪

盡道豐年瑞豐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

遇邊使

纍年無的信每夜望邊城袖掩千行淚書封一尺情

堋口逢人

艱難别離久中外往還深已改當時髪空餘舊日心

七言絶句

偶興

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如今贏得將衰老閒看人間得意人

自遣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來明日愁

書懷

釣船抛却異鄉來擬向何門用不才日晩獨登樓上望馬蹄車轍滿塵埃

獻尚父大王

數年鐵甲定東甌夜渡江山瞻斗牛今日朱方平殄後虎符龍節十三州

夜泊義興戲呈邑宰

溪畔維舟問戴星此中三害在圖經長橋可避南山遠
却恐難妨是醉靈

寄竇澤處士二首

蘭亭醉客舊知聞欲問平安隔海雲不是金陵錢太尉
世間誰肯更容身

其二

鼇背樓臺拂白榆此中槎容亦踟躕牛山道士無仙骨
却向人間作酒徒

寄聶尊師

欲艾荆棘種交梨指畫城中日恐遲安得紫青磨鏡石與君閒處看榮衰

贈無相禪師

人人盡道事空王心裏忙於市井忙惟有馬當山上客死門生路兩相忘

嘲鍾陵妓雲英

鍾陵醉别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

可能俱是不如人

早行二首

北去南來無定居此生生計竟何如酷憐一覺平明睡長被隣雞半夜啼

其二

雨灑江聲風又吹扁舟正與睡相宜無端戍鼓催前去别却青山向曉時

京中晚望

心如野鹿跡如萍謾向人間性一靈往事不知多少夢
夜來和酒一時醒

帝幸蜀

馬嵬山色翠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
這回休更怨楊妃

江南

玉樹歌聲澤國春纍纍輜重憶亡陳垂衣端拱渾閒事
忍把江山乞與人

江北

廢宫荒苑莫閒愁成敗終須要徹頭一種風流一種死朝歌爭得似揚州

烏程

兩府攀陪十五年郡中甘雨幕中蓮一瓶猶是烏程酒須對霜風淚泫然

仙掌

掌前流水駐無塵掌下軒車日日新漫向山頭高舉手

何曾招得路行人

漫天嶺

西去休言蜀道難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未會蒼蒼色

爭得禁他兩度漫

嚴陵灘

中都九鼎動英髦漁釣牛蓑且遁逃世祖昇遐夫子死

原陵不及釣臺高

野狐泉

潏潏寒光濺路塵相傳妖物此潛身又應改換皮毛後何處人間作好人

鄴城

臺上年年掩翠蛾臺前高樹夾漳河英雄亦到分香處能共常人較幾多

故都

江南江北兩風流一作迷津一拜侯至竟不如隋煬帝破家猶得到揚州

華清宮

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
爭奈楊妃解笑何

馬嵬坡

佛屋前頭野草春貴妃輕骨此為塵從來絕色知難得
不破中原未是人

宿紀南驛

策蹇南遊憶楚朝陰風淅淅樹蕭蕭不知無忌奸邪骨

又作何山野葛苗

姑蘇臺

讓高泰伯開基日贒見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因底事只崇臺榭為西施

銅雀臺

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膺秖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

望思臺

芳草臺邊魂不歸野煙喬木弄殘暉可憐髙祖清平業留與閒人作是非

尚父偶建小樓特摛麗藻絶向不敢稱揚三首

結搆叨憑柱石才敢期幢葢此徘徊陽春曲調髙難和盡日焚香倚隗臺

其二

珗簪珠履媿非才時凭闌干首重回只待淮妖剪除後別傾巵酒賀行臺

其三

欄檻初成愧楚才不知星彩尚迂廻風流孔令陶鈞外猶記山妖逼小臺

四皓廟

漢惠秦皇事已閒廟前喬木眼前雲楚王謾費閑心力六里青山盡屬君

青山廟

市簫聲咽跡崎嶇雪耻酬恩此丈夫伯主兩忘時亦異

不知魂魄更歸無

許由廟

高挂風瓢濯漢濱土階三尺愧清塵可憐比屋堪封日若到人間是衆人

韓信廟

剪項夷秦勢已雄布衣還是負深功懦夫女子俱堪恨卻把閒杯奠蒯通

焚書坑

千載遺蹤一窖塵路傍耕者亦傷神祖龍算事渾乖角將為詩書活得人

始皇陵

荒堆無草樹無枝嬾向行人問昔時六國英雄漫多事到頭徐福是男兒

煬帝陵

入郭登橋出郭船紅樓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

王濬墓

男兒未必盡英雄但到時來即命通若使吳都猶旺氣將軍何處立殊功

孟浩然墓

數步荒榛接舊蹊寒郊漠漠雨淒淒鹿門黃土無多少恰到書生塚便低

淮口軍葬

一陣孤軍不復迴更無分别只荒堆莫言賦分須如此

曾作文皇赤子來

題鑿石山僧院

日夜潮聲送是非一回登眺一忘機憐師好事無人見不把蘭芽染褐衣

金山僧院

根盤蛟蜃路藤蘿四面無塵輟棹過得似吾師始惆悵眼前終日有風波

秦記

長策東鞭極海隅黿鼉奔走鬼神趨憐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間有死無

西施

家國興亡自有時越人何苦進西施西施若解傾吴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羅敷水

雉聲角角野田春試駐征車問水濵數樹枯桑雖不語思量應合識秦人

書淮陰侯傳

寒燈挑盡見遺塵試瀝椒漿合有神莫恨高皇不終始滅秦謀項是何人

董仲舒

災變儒生不合聞謾將刀筆指乾坤偶然留得陰陽術閉却南門又北門

韋公子

擊柱狂歌慘別顏百年人事夢魂閒李將軍自嘉聲在

不得封侯亦自閒

王夷甫

把得閒書坐水濵讀來前事亦酸辛莫言麈尾清談柄壊却淳風是此人

貴遊

館陶園外雨初晴繡轂香車入鳳城八尺家童三尺箠何知髙祖要蒼生

題新榜

黄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霸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射獵歸

題蟠溪垂釣圖錢氏有國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隱題此圖遂蠲此徵

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

八駿圖

穆滿當年物外程電腰風脚一何輕如今縱有驊騮在不得長鞭不肯行

聽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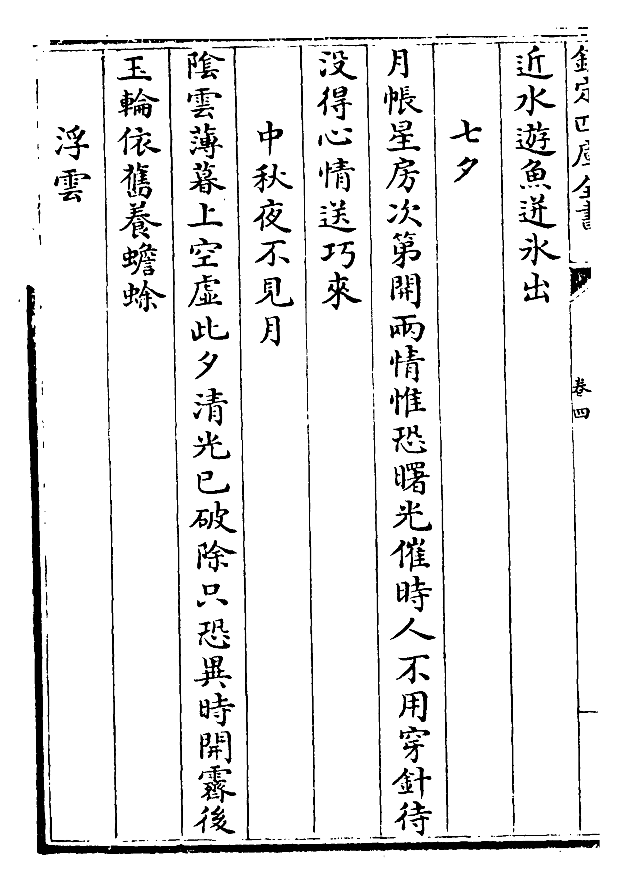
寒雨蕭蕭落井梧夜深何處怨啼烏不知一盞臨邛酒救得相如渴疾無

聽琵琶

香筵酒散思朝散偶向梧桐暗處聞大抵曲中皆有恨滿樓人自不知君

京中正月七日立春

一二三四五六七萬木生涯是今日遠天歸鴈拂雲飛



近水遊魚迸氷出

七夕

月帳星房次第開兩情惟恐曙光催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

中秋夜不見月

陰雲薄暮上空虛此夕清光已破除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

浮雲

溶溶洩洩自舒張不向蒼梧即帝鄉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曾愁殺楚襄王

人日新安道中見梅花

長途酒醒臘天寒嫩蕊香英撲馬鞍不上壽陽公主面憐君開得却無端

柳

灞岸晴時送别頻相偎相倚不勝春自家飛絮猶無定爭把長條絆得人

竹

蘺外清陰接藥欄曉風交戛碧琅玕子猷没後知音少粉節霜筠漫歲寒

紅梅

天賜臙脂一抹腮盤中磊落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羮便曾與將軍止渴來

金錢花

占得佳名繞樹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貯

應被豪門盡劚将

柳

一簇青煙鎖玉樓半垂欄檻半垂溝明年更有新條在

擾亂春風卒未休

隋堤柳

夾岸依依千里遥路人回首認隋朝春風未借宣華意

猶費工夫長緑條

小松

已有清陰逼坐隅愛聲仙客肯過無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鸚鵡

莫恨雕籠翠羽殘江南地暖隴西寒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

子規

銅梁路遠草青青此恨那堪枕上聽一種有冤猶可報不如銜石疊滄溟

病中題主人庭鶴

遼水華亭舊所聞病中毛羽最憐君稻粱且足身兼健何必青雲與白雲

鷺鷥

斜陽淡淡柳陰陰風裊寒絲映水深莫謾向人誇潔白也知長有羨魚心

蜂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蟬

天地工夫一不遺與君聲調借君緌風棲露飽今如此應忌當年滓濁時

詠香

沉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爐煖玉樓春憐君亦是無端物貪作馨香忘却身

簾　二首

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熒煌會應得見神仙在
休下真珠十二行
其二
翡翠佳名世共稀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為囑纖纖手
捲上銀鈎莫放垂
耒陽
楚水悠悠浸耒亭楚南天地兩無情忍教孫武重泉下
不見詩人說用兵

白角篦

白似瓊瑶滑似苔隨梳伴鏡拂塵埃莫言此箇尖頭物幾度撩人惡髪來

淚

逼臉横頋咽復匀也曾讒毀也傷神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

圍城偶作

東望陳留日欲曛每因刀筆想夫君自從郭泰碑銘後

只見黄金不見人

羅昭諫集卷四

羅昭諫集卷五

唐 羅隱 撰

疏

請追癸巳日詔疏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於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蕭絳幡輦致於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名雨也臣蹶起病

榻閒以為聖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

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茍時或然不可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綿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蕭輩為請者豈陛下以其靈於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之土田茍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為陛下出

力彼蒲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為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于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于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冐死請追癸巳日詔茍陛下念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榛野而百姓不暇掇豈蒲蕭輩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臣不以旱為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殷代而陛下憂已過矣臣請因旱以質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序

陳先生集後序

潁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儒曩者與余聲跡相接於京師各獲譽於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於蒲津秋試之場自後俱為小宗伯所困不一至甲申春告予以婚嫁之牽制東歸青門摻執之後余亦東遊逮大梁時故杭州盧員外潯在幕齋其文軸謂余曰陳君罷而東豈其斯文之終窒乎予東及之為我歸其文而激其來余至維

揚及歸其文遵其言相懽月而後别為我謝范陽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由是音塵杜絶天復元年四門博士江夏君通家相好於吳越面余論及場中曩之名士及希孺之表也余不覺愴然懷舊明年黃君以其文章德業為之序以寄俾予繫述遂得申斯言嗚呼大唐設進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孺之才美則非常之人失者矣夫德行莫若敦於親戚文章莫若大於流傳今已備於江夏之筆矣

余不克再叙止書交道於是噫

湖南應用集序

隱大中末即在貢籍中命薄地畢自己卯至於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明年夏隱得衡陽縣主簿時硤州盧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回皆謂隱不宜佐屬邑於戲隱自卜也審江表一白丁耳安有空將卷軸與公相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冬十月乞假歸

覲阻風於洞庭青草間因思湘南文書十不一二葢以失落於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為三卷而舉牒祠祭者亦與焉某月二十四日序

記

鎮海軍使院記

惟天子建國必惟九牧九牧既序區分局署兩漢三公府有掾屬魏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秦王儀鎮中都高齊以辛術監治東徐州事皆行臺之任也其官屬則

令僕以至於尚書丞郎唐制由行臺而置採訪使殆今節制之始也鎮海軍舊治京口大丞相以錢塘之衆東抵漢宏西殲逆朗天子不欲易其土故自符竹四命然後移軍於錢塘生物以宜租賦以便斥去舊址廣以新規廊開閈閎拔起階級俾幢節之氣色貔武之出入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始闢大廳之西南隅以為賔從晏息之所左界飛樓右劘嚴城地聳勢峻面約背敞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雕煥之下朱紫苒苒非若越之令而潤之

舊也疆埸之事則議之於斯聘好之禮則接之於斯生民之疾痛則啓之於斯軍旅之賞罰則叅之於斯非徒以酒食駢羅而語言嘲謔者也其府屬巳下或八都舊將或從公於征或稟之於朝廷或拔之於鄉里故天子用清宫傅道之選以佐之輟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省秩卿曹職領相次自我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也噫大丞相之勲德既藏之天府而攀鱗附翼者非鐫刻礫石其可久乎是年冬十月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為記

東安鎮新築羅城記

天下自懿考僖皇之後綱領不振即以罷勛觝單於前王仙芝踐踏於後尋乃黄巢大掠於京城所以齊冠據臂一噪四海瓦解自爾枝牽蔓引耳聞口吷其或一壘之不謹一板之不嚴則刳剔之不暇雖十室之邑三户之鄉必壁塹以備之籬落以抗之况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翳倚者乎杭之别郡舊有八都之目其所以破山偷旌八將之功所致也而東安主領太師杜公尋以擒逆

賊薛朗於京口破丁從實於毘陵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屬其兵於子弟焉撫於内者曰建思禦於外而弭寇摧凶者曰建徽經度於季孟之間者曰建威洎太師解印而歸淮叛淝偷連歷封部元帥大丞相彭城王始授君以板築之要濠塹之廣袤地里之横亘皆取則於大丞相一之日鳩其民人相其險易惟師有令衆克從之二之日度其資費卜其力用經之營之厥畫惟稟三之日命其將李可球胡僅等曰汝常從役於杭必能識

大丞相意善匠事勿令不如丞相指揮曰俾汝工曰温汝率鐸令等二十一將翼俾以進曰鄭洎儼汝督防遏備禦二都之士卒以介于俾之左右曰勛汝司吾儲廪謹吾出入城者若有墜惟汝之咎起大順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于明年夏四月庚寅蟠東矗西離連坎接隆者就之窪者盈之民不弛擔時不妨農夏五月甲辰太師犒羣帥于城下若犴若畚者皆與焉不三四年淮南節度楊氏行密以稱盜豕突搠衝擾我疆境而東安尤

為其所忌行密滅安仁義之精鋭分田頵陶雅金威之敢勇以攻東安城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翊日我軍憑其城斃賊將于城下者其數盈千濠塞塹堙自是羣寇不復有圖南之意是知人非城則無以為捍城非人則無以自固不有城也人何以安不有將也城何以堅于時紫溪竄堡火口建寧不守静江無將奔我而活者四鎮之生聚焉噫天下之無事也吾鄉則有河間凌準宗一濮陽吳降下已汝南袁不約還朴以文學進天下之有

事也吾鄉則有太師建徽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豈文武之柄倚伏而然也抑江山稟受與時消息者乎隱亦嘗以先師之道干名貢府進取未半九鼎羹沸文既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矣高謝三軍太師以鐫金勒石見徵不敢堅遜乾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

杭州羅城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丘齊之小穀猶以多

事不時而城況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閲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以南北矗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飾以為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蹶于宛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為百姓計東眂巨浸

轃閩粤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刼之不意擾偷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策由是復與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翌合于冷水源綿亘若干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髦之緩急燕越之車葢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損之已者吾無媿與某年月日記

書

上招討宗將軍書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咃肆螫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良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奭祑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泌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

燖剥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瘙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遊東道抑不知朝廷以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俾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

于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訴于韓韓侯屍其族而藉其有無今二賊謟壽春陷潁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太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

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横擁士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于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茍將軍戮力以摧暴推誠以報國令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論

鄧文終侯論

沛后既得秦蕭何改秦之法故三章之約焉而何竟自

汙者豈非欲刑其德於萬代乎不然奚繫之在人先也且漢之功臣何居第一何不首行其法則後之立功為相者雖貪黷規弄而法必不加則亂臣賊子於是幸矣何之法不救當時而豈救後代乎

碑

刻嚴陵釣臺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晩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

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况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紐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正

雖去而劒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于殛一狂人噬一單旅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

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銘

舊井銘井在臨安

於維此井渟育坎靈有莘有邰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啟霸王奠綏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

與其博士狀

二月中陳州一正字訪及具審博士攝理和適近日賢主司空政事才用洋溢譚口斷割明快與敘有分守道者自然安矣况博士乎先太傅所作所立果有餘慶殊不知天道去人如此其近忭賀老叟十年來欲棹一船子從雲溪館前往東市竟無因緣此又何如哉近見陳正字否葉大德丁三傅知聞否老叟腰脚不支坐想勝遊目及千里朱十五李三史作何面孔高積薪何如因相見皆與話贍泳也謹狀

紀事

拾甲子年事

太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豊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韋課人推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

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脇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于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于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

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大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

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大行時

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于編簡

說石烈士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

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愬前

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

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

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

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移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愬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心甚訝之命具獄將斃于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茍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低畏若不勝按驗吏罔之未知其為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名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為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

顔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顔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

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名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隷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為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為下

羅昭諫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羅昭諫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司業臣納麟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　鎔

謄錄監生臣劉維翰

羅昭諫集卷六

唐　羅隱　撰

啓

投前夏口韋尚書啓

某啓某今月二日輙以近文一通上凴閽侍辭違既久僭越是虞勤蹇步以戴恩捨醫門而奚適伏念隨計諸宮之日求聞漢浦之年王儉望高芙蓉比幕陳琳筆健

璹瑁為簪因務窺豹之能遂竊登龍之譽習池侍讌峴嶺從遊許之以向者為文頗勝張詡戒之以偶然成事恐似李滂其後歲月煎熬輪蹄頑禿僅逾十上幸免一鳴角羸而只有困時矢盡而未知降處間者尚書理兵夏汭栽柳武昌文聘江山麤資吟玩費禕欄檻聊奉登臨其此時嘗駐征橈仰趨畫戟方欲叩洪鐘而待教指墜履以明恩而疾恙所牽依投不暇伏枕而初憖數蹇揚帆而竟歎途窮今則潁水政成旋為故事中台位缺

已副急徵風雲將騁於康衢神鬼肯論於宣室輙預提

勃篇先立丘墻雖指匠掄材固須良木而洪鐘許叩豈

獨兼金謹啓

投禮部鄭員外啓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輙以所為惡文上干嚴重尋嬰疾

劣遂曠門墻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疾應倦

施功忍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黿之術某滄洲捨釣紫陌

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腮易曝計疎而皂

脛難加所以甯戚叩歌不惟長夜䰟舒對策近至中年丹霄無獨上之期雙鬓有相輕之色而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摛華口裏雌黄旋成故典座中薤白早避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兾嘘枯之便儻一掬華陰之土聊拭蒯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濟謹啓

投永寧李相公啓

某啓某於今月三十日獲遂起居伏以黄閣尊崇雖容展敬白衣卑賤不敢興言今則輒於隕穫之間聊舉證

明之事晉代則司空試劒漢朝則丞相問牛彼或以顢滯幽姿或以瘦駑下乘猶能動揺至化感達深仁而況生禀五常早知恩義跡居十等不至輿臺伏思癸卯年中維揚城畔謝傅裂土疆之日羊公分節制之時珠履瑇簪朝盈望府雞香罗角暮出行臺轉輸則萬井魚鹽統御則九州侯伯當時務重難之際是籌謀閒暇之初南國佳辰長聞賦詠東山勝賞屢見篇題為教化之笙鏞作經綸之絲繪所以漢陽計吏得詣軍門厭次狂生

叨蒙容禮憫之以轉蓬之質安之以負米之心進趨獲奉於麾幢俸入仍資於甘旨其後何武捧詔平陽趣裝參佐廨中方虞浪跡新城逮下忽受温言嗟其未了之身勉以難遷之性且憐色目猶可發揚是以不揣狂愚重萌躁妄出則祝趙衰之日永冀流暄入則禱傅説之星惟希借耀令者風雨得生成之候鑪鎚升鼓鑄之司郭令軍前潛抽妓樂崔寧城外暗毀池臺登庸之時序未遑反旆之鎡基已兆若其者族惟單緒藝即中流

旋以佩服殊私緘藏厚旨假昆蟲而禀信指簪履以輸懷竊以浪逼龍津風催律管魚皆五色禽必九苞揚錦鬐彩羽之姿俟啟蟄吹葭之便獨㠶行迷要路坐守窮林九品班資畧非親舊六街車馬莫接聲塵捫心而一寸寒灰泣淚而萬行清血良時易失司馬遷猶是再三知已難逢越石父於焉感激相公儻或俯迴衡柄曲賜褒稱雖朽蠹不雕則推常理而孤寒無命秖繫洪鈞謹

啓

投湖南王大夫啓

某啓某聞元亮苦貧姑求彭澤戴顒多病遂乞海虞苟物役之是牽亦人情而斯見某族惟卑賤品在下中三篋亡書幸無漏畧一枝仙桂嘗欲覬覦十年慟哭於秦庭八舉摧風於宗野近者以調甘軫慮負米嬰心毛義前賢尚猶奉檄鯫生何者焉可守株勤氣馬以徐廻解藩羊而適願前使常侍遽憐此志遂以奏官藉俸入於衡陽專表章於使府雖元瑜書記不足愈風而處士衣

裘未嘗換雪斯亦究烏尚思於銜石愚公猶鋭於移山尋遇大夫輒夢軒宫吹暄楚嶠手中扇在何必袁宏天上才高寧惟公輔閶者龍門掌貢馬帳搜遺泉客號咷只憂寶盡地靈惆悵不覺山空而其適限徐兵遠留吳會不得少將鱗鬣側望風雷指函谷以馳誠遥知氣紫上蘇臺而送目空羨河清令者輒奉危心來干畫戟大夫或俯迴趙印下煦韓灰更於荼藥之中重假勺漏之便所冀猶縻禄食遠救朝昏跡稍免於屢空心尚期於

妄動百生可卜式占郭泰之龜一字為褒全繫宣尼之筆謹啓

謝崔舍人啟

某啓某鏤冰伎短緣木計踈去年舍人俯念窮迷猥垂慰薦竟以梁危易折氣俗難醫負麈尾之高談困龍津之駭浪雖懷感激長抱憂慚今月八日見某官伏知德水廻波重霑涸鮒靈丹減粒已救傷蚍當谷鸎刷雨之秋是海燕窺梁之日豈謂舍人未容祈禱遽賜保明樹

立孤株栽培弱蔓跪聽而淚沾胸臆仰承而背負丘山而况俗漸輕訛時交勢利或朝遊夕處或貴族華宗至於取事之時與能之際猶須必成桃李方許扶持若其者跡未及蕭階陳榻之嚴目未覩巢閣棲梧之瑞門寒於光逸命薄於黙婁縱饒委曲所私其柰纖毫無取必舍人知其殺青廢業二紀於兹垂白倚門一生顒望乃施陰德以慰歸心言念徘徊不知所處謹啓

投湖南于常侍啓

其啓其聞淮王鍊跡於真仙含靈盡去鄒子移暄於寒谷衆卉皆芳豈羽毛可從於霓旌豈凋枿盡闕於葭律蓋以至道無遺於一物殊私必及於羣生某嘗佩斯言請陳丹懇間者豹藏不穩魚躍無成浼山公啓事之書累王衍雌黄之口捫天莫及跼地興慚向浮世以傷懷拊勞生而自喟光陰不駐齒髪漸高當家貧親老之時是失路亡羊之日淚將欲盡口不敢開直以非漢代之簪裾困晉朝之流品物彙雖逃於芻狗孤寒竟陷於蟲

沙所以仰蟾桂之髙髙恐無仙骨覩魚鬐之斂斂忽有

癡心竊希常侍從來許與之言作此改張之計俾其七

郡與奏一官致之於髯飬短薄之間責之以駑馬鉛刀

之用所兾内資骨肉外罄筋骸但繫受恩何須及第必

若終憐薄伎尚憫前途則科號三篇判稱六部早甞留

意頗亦逼人將令晨禱祝之詞為異日覬覦之路情雖

可恕僭亦堪誅對膠柱以軫懷顧漆身而在此謹啓

謝大理薛卿啓

其啓其聞宋濟之困名場空餘坦率唐衢之昇軍宴但
益號咷斯人以當年不偶於良知晚歲遂成其永憾況
其早將此事以戒前車至傾蹉跎年光老大向秦庭而
屢泣抱楚足以頻傷中間輒以所著讒書上干閽吏近
見其官伏知閣下爰哀弱植俯降深仁廻日月於壺中
展方書於肘後欲使徐甲之屍必起蔡經之骨重生仰
嘉音而背若負山承厚旨而身知有翼既容託迹竊敢
興言其動不知機進惟招敗忌王隱之名者虞預暴蘇

秦之過者張儀羣居不出一言彼則謂其矜才傲物痛飲不逾三爵彼則謂其恃酒凌人何爭名競利之場有蠹節食苗之類苟非令君側耳於車上中郎注目於亭間則隨趙軛以長鳴與吴椽而共朽者也謹啓

投秘監韋尚書啓

某啓某月日以所著讒書一通寓干閽吏退量僭越伏積憂惶某聞樊子昭之處屠沽發輝光於許劭郭林宗之游鞏洛振聲價於符融其後物態乖訛風流委敗下

有自媒之誚上無相汲之由其由是反袂興懷捫心注
恨又安得不屬耳於輿人之論傾懷於長者之談而尚
書以盛名鎮乎當時以盛德傳乎奕世不趦趄於闒茸
不浮泛於姦回動則致聖主而活蒼生以為已任靜則
導冲襟而養和氣以守家聲恭惟大朝屬在吾道若其
者燎薪就學擲楯攻文一則以神氣低凡不足動王侯
之瞻視一則以家門寒賤不足辱卿相之挖揚十年索
米於京都六舉隨波而上下永言浮世堪比多岐所以

覽嵇叔夜之書則伏膺户外讀張季鷹之傳則大嚼窓間長恐一旦月桂情衰江蘋思起不得揖究國山庭之相不得窺漢朝王佐之才是以重拂塵衣聊希藻鑑倘尚書以孺子可教則随洛下之書生倘尚書以斯人若狂則訪江東之釣叟靈著神蔡惟禱所從謹啓

上太常房博士啓

某啓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讒書一通上獻近見某官某乙伏承博士曲垂題品俯及孤危某聞孫陽以一

顧之恩騏驥不為駑馬宣父以一言之重夷齊不作餓夫苟吾道之未亡量斯人而何遠某也蓺薪就學閲市成功偶不自量因思妄動捨五湖之高蹈事九陌之窮途為良工不度之才為要路不容之物所以嵇康奏樂忿魑魅以爭光劉子營生奈鬼神之相笑那言不幸一至於斯恭惟咸通之初大中之末故荆南余正字以博士為軒鏡庖刀令渭北徐端公以博士為靈蓍神蔡但言薄伎合在殊私其後某則困躓於龍津博士則徊翔

於鴛侶雖心祈目禱不忘斯須而天上人間憑何訊問寧知此日屬在明恩豈一旅人之遭遇有時而二作者之語言斯中永為負荷適足憂慚況復風訛俗敗之初轍亂旗奔之際講學則銜刀削樹論文則贏火燒人家家無相保之心處處有自媒之口而博士獨持大旆高坐危城招既散之師徒復已亡之土地顧玆隆替尤屬尊嚴其也雖賦命以多奇或因人而成事顧將所贄以賀明時謹啓

投鹽鐵裴郎中啓

某啓某聞大道五千所制者莫先於躁浮生七十所傷者莫甚於情某所以反袂興嗟支頤浩歎顧兩端而若是持萬緒以奚歸爰念髫年即偕時輩胸中馬駿握内虵靈入公孫龍之關不惟詿辯叱東方朔之御且欲獻書其後濩落單門蹉跎薄命路窮鬼謌天奪人謀訾生則飽少於饑求試則落多於上東經海嶠受下館於諸侯西出劍門泣危途於巫相光景但銷於杯杓貨財不

入於槖裝傳書而黄耳增勞久客而黑貂兼敝闇者郎中丹青演潤咳唾成音薦光逸之材以地寒為累舉仲宣之賦以體弱見遺既興奔北之懷因指在東之念江夏則舖名池口毗陵則堰號銅墩皆有主張以生鹽米郎中倘或言泉晚浹未忘洶灑之功譚柄時廻别借齒牙之助俾得内資柔滑外救困窮然後驅淮陰入趙之師更謀背水楚秦將渡河之卒重議焚舟目禱心祈言狂意廹其餘罪戾不敢逭逃謹啓

投蘄州裴員外啓

某啓某月六日輙以所著讒書一通貢於客次遂歸逆旅載軫危逡必恐員外以某姓氏單寒精神鈍滯汨在衆人之下遺於繁務之中某懐璧滄江壯年見志仲舒養勇何啻三年安世補亡寧惟一篋其後因從計吏遂混時人憤龍尾以不燋念魚腮之屢曝嵇康骨俗徒矜養性之能李廣數奇豈是用兵之罪人往難問天高不言去年牽廹白甘留連江徼雖傷弓之烏誠則惡弦食

董之蟲未能忘苦所以逺辭蝸舍來謁龍門黍谷棠陰方諧志願荷衣蕙帶不奈風霜負所業以長嗟向良工而有喟昔也松苗各性已知難進之由今則火木相生未測自焚之理謹啓

投同州人楊尚書啓

某啓某聞足歷屠門尚能大嚼力疲吳坂亦解長鳴而況覩棠陰教化之原入黍谷暄和之景苟不能自提由瑟直犯孔牆則其人生為無益之徒死作無知之鬼某

譙鄉賤族釣瀨遺氓鉅下二卿素非朋執於陵一叟或與交游偶然蒙郭泰之言歘爾厲蘇秦之志遂得麥漂風雨門長萊蒿來慕題橋因吟入洛三秋旅寓身居計吏之先萬里徒行家匪大夫之後孰謂九街浪濶雙闕雲浮姜維之膽有破時李陽之拳無下處由是潛傷鮒轍暗泣牛衣賈誼長纓雖猶自運張儀健舌亦擬何為前窺而四海清平内顧而一身流落輒復徘徊鄭驛睥睨秦醫敢言畫虎之勤但有傷蛇之望謹啓

河中辭令狐相公啟

某啟某聞歌者不繫聲音惟思中節言者不期枝葉所貴達情苟抑揚之理或差則流誕之辭亦棄而况委病鵠門之下竄先龍燭之前上方於趙臺遭逢下比于陸機榮顯雖倜儻不侔于二子而輝華敢讓于伊人今則住踰負嶽之蚊去竊戀軒之馬輙復重將越調更唱燕臺以為京兆王章三冬有淚淮陰韓信一飯無門惟憂委骨窮塵敢望横戈要路加以輕蹄逸軌猶祈公子王

孫同窺萬頃波瀾各有一時顏色而其短袖難舞危條易風禱祠則天或未從號泣則人皆不弔由是飾裝增歎攬策興嗟指棨戟以凝神望爐鎚之借便雖琳瑯杞梓盡歸梁棟之間而藻荇蘋蘩亦戀潢潦之內仰函軫念劉紙懸緘無言誓天有死銘德謹啟

投鄭尚書啟

某啟某前月某日輙以所為謏書一通貢于客次尚書俯憐羇旅遽賜霑濡既受厚恩則宜前去然而疆境有

牽於感慨風煙或軫於追思所以公子亭邊重嘘懦氣侯嬴關畔再轉危腸何昔時有殉義之人而今日無死恩之士輒復更彈馮鋏上指膺門甚也江左孫根關中滯氣強學早亡其皮骨趨時久困於風塵福星不照於命宮旅火但焚於生計徘徊末路惆悵危途覽八行之詔書空仰聖人在上詠五言之章句未知游子何之興言而幾至銷魂掩袂而自然流涕尚書藴稷契臯夔之事業負尼軻遷固之文章入則藻鏡冰壺品量人物出

則油幢瑞節控御山河固已藏雷於伺蟄之時待夢於驅羊之際茍有一物未登其所一夫不遂其懷亦宜上下聰明旁摇惆悵倘或王衍之雌黄借潤仲尼之日月迴光則其人也三千里之别離免為虛滯十五年之勤苦永有所歸發自門闌百生知感謹啓

謝刑部蕭郎中啓

某啓某伏以内揣荒蕪早乖投獻近者某官曲傳尊旨伏蒙郎中賜及卷紙令寫近詩捧對憂榮莫知所處其

利非楚鐵鈍甚燕錐蒦落危根低摧壯節藏寶之功夫不至屠龍之事業愈疎爰自南國辭耕東堂奉貢舩迷船畔膠在柱間靡旗而何啻再奔繞樹而豈惟三帀所以騷人避熱不忘吹虀玄客求聞長憂葢醬姑息於輿臺之類殷勤於閽侍之徒而猶往往拒關時時毀櫝豈謂郎中俯敦吾道欲援頹波不憚容嘲先從隗始寓剡藤而下授指巴句以旁徵縈異當年事殊近俗而況風流漸泯翰墨難言別路萬般中堂千里雖欲壞虞卿之

屐詎肯動心哭羊陟之門何曾留意復安有對紛華而輟玩叩寂寞以搜遺因使斯文亦歸清鑒揣厚旨而時猶可待荷殊私而力欲不任寧惟玄晏吟時空增紙價兼冀武卿窺後免逐灰寒謹啓

謝屯田全郎中啓

某啓某揣摩不至蹇剥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掇蜩逞傴軛軻於風塵之際流離於灰管之間雖瀝膽隳肝竟將誰訴而煎皮熬骨終不自明已甘與物浮沈隨波上下

令月其日見其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口開譚驅雲於道士梁間校籍於真官筆下欲使餘杭美酒必醉蔡經崑嶠仙桃先霑旻倩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涕泗縱横其散拙非才羣纒失計通衢十二惟敝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黄耳欲索身而莫可將問路以愈迷若非郎中暖律旁吹和風外扇擢之於枯荄之側致之於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緘永恨春来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辭宣武鄭尚書啓

某啓某聞鄭思農之東去絳紗感深吾道謝記室之西辭朱邸戀切所知雖定名之分則殊而懷德之心不異其有樓羸樂庇養病醫門海鷰辭巢即摧萍影林烏繞樹忽軫蓬心又安得下棄席於詩人感崩波於行客某也風塵下物天地中材光逸門寒無因自進揚雄口吃徒欲解嘲屬者尚書置驛恩寬敦風志大孔文舉之干元禮既忝登門徐孺子之謁陳蕃俄蒙下榻淹延館宇

荏苒春秋稻粱有異於他人觴豆時陪於下客邪言此際遽愴離聲背重德於丘山揖紅塵於道路緬懷今日杳不勝情加以貢部傷心名場落羽獸因關困羊以多亡前瞻既倦於吹虀内顧徒悲於求紉昔也來慚賦雪謬稱梁苑之遊今則去類乞師已抱秦庭之哭倚征輪而悵望指斷鞭以夷猶尚書倘或仙客壺中旁均日月山公啓裏别借篇題無令一葉先秋遂致滿堂垂泣捨此丹須九轉桃指千年天也如何時乎不再謹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

某啓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回望旌棨涕泗不任其莊櫟麤疎廋膏昏鈍不能量力嘗為干名隨貢部以悽惶將憐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滅許都退則歌終漢壘地雖至公人莫肯用忘執爨以無由假隣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仇覽之官資近陳遵之尺牘福由無妄榮亦何酬近者以江表歲饑吳中力困旨甘既闕晨夕縈懷常侍不顧人言將適事

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計歲之資俾以東歸救其悽旅蔡澤北遊之日餅甑不存陸生南返之年槖裝皆滿聊將自衒麤可諱窮但以感切違梁情深去魯辭畫戟而心猶似醉上孤舟而淚始如流盍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強近之慰藉秖因獎善便與致身如其之孤賤者則多似其之遭逢者則少以兹自揺安可蹔忘今則尚有廻期猶寬旅思石尤風定橋口浪衰展片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地名北渚長䇿楚客之心水到東湖敢

忘湘波之色謹啓

謝江都鄭長官啓

長官鏤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宦遊劇談以雞肋況時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黄塵北望翠輦南廵張掾投簪雖離齊邸陶公染翰本慟晉朝於半郊半郭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為謀甚逸所得何多芳草遠山纔供掇拾晴暘媚景别受指撝登臨則光禄寒山悲歎則雍丘明月憑何徑隧達此津涯其海曲迷聲壽陵忘

步蛇虛畫足鵑不中心將風霜委地之姿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剌滅屢窟輿臺叔夜燈殘頻逢鬼魅梁苑之舊游永已鄴都之作者寂然豈謂長官獨好斯文仍流散地牙絃久絶秦缶增慙那言吾道陵遲獨見騷人風骨犂牛不暇希驥莫從輒敢効彼蠅頭騰于魚網保持所切已高黄絹之名傳寫可知旋長烏孫之價謹啓

羅昭諫集卷六

羅昭諫集卷七

唐 羅隱 撰

雜著

說天雞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

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閧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峩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霜雪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自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

自運而憑之鬼神茍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為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復何人民為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天欲其言

荆巫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酤滿巵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

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于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葢韋于心而不暇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况異于是者乎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

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牵於饑寒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牵於寒饑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盖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為人之所取者鮮矣

辯害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絶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生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罷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絶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釣網者也於戲

漢武山呼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茍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遊極觀者事壞之也發于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于是則為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説窮遊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于感悟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况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

呼不得以為祥而為英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于彼乎于是退而悸慄不敢以所得為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

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湖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矣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憚焉

廣陵妖亂志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説吕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

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黄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洩漏因謂駢曰髙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賑遂絶駢聞之以為信然乃謝絶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者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宫道士祓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内外壅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蔕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真

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附馬皆云上仙遣來為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為冥助遂修崇之廻廊曲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跨河為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

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扃鐍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窓繡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閑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

紜畧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萃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綵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

行巖岫拂眉青韋郎年少躭閒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楊子縣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内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閙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偽云

人牛拽不動駢乃硃篆數字貼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悞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絶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壞壙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更肯為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

之無不蘸粉者駢立名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為此戲手足生踈然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一寢於駢卧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彘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鬬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納五百金賂於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為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

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為塩城者不為勝
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塩城井中須一靈官取
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
月遂匣一銅七首獻於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
也得之則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
玉常置座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
郭邑之間悉合火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
自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

夜㝛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甞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為鶴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棙

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騈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鍊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畧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為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為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箑匿家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羣

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賙急
之歲餘通於魯仁室為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
弘徽弘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
召之術弘徽既死用之復客於廣陵遂轂巾布褐用符
藥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寘法者
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
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
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為儒服目之曰江西

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名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為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疎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悦之左右

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為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有竊發之變因請置廵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廵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凶狠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横閭巷閒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

者縱謹静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
累足屏氣焉
髙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吕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
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為人臣機務稍曠
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為令公道中羽翼不久
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
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
可以坐名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

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兇邪陰狡用之蔑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為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為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為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廹蹙師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

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匙遇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其常在大羅宫玉皇前見之别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

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殷性躁
虐知楊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啓二年
偽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為邏
者所擒腰下獲黄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既縛入城百
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髪頃刻都盡獄具刑于下
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絶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
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
之騶殿過次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

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為讐人剜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峯

吳堯卿者家於廣陵初傭保於逆旅善書記因出入府庭遂聞於縉紳始為鹽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調悦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髙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判國監尋奏為刺史制命未行會

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兼榷糴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茍有岐路縱廝養輩必斂袵以金玉餌之徼似失勢雖素約為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汙官省三數年閒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棨知兩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為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

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為讎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時人以為笑端

羅昭諫集卷七

羅昭諫集卷八

唐　羅隱　撰

兩同書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為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

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竒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禀殊致為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為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為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為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位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内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為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子則魯國之逐臣

也齊景有千駟之餼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
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孔夷之義三尺
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
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
異於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旰食興懷勞十起
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葢有由矣且崆峒高卧黄軒致
順風之請頳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鰥夫獨善
之操猶降萬乘之尊況天子厚載之恩而為百姓所薄

者哉葢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茍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豈徒為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王之餘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茍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茍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

姓莫附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難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成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灞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穀帛之利以悦於衆也夏桀之威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為強者所伏強為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皺其弱也故晏嬰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童子耳

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椿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華醢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僑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扶輦此非不勇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剛健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勇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

舍而況於邇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恃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慼德以自修柔仁以禦下

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見八極歸誠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已而責人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慾材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令社稷為墟宗廟無主永為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損盈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為

天下之足一人爲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閒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下無爲則萬姓受其賜

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𤕤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階茅宇綈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棓無用之器薄賦斂省傜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懽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瑶臺象箸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斲無用之器厚賦斂煩傜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

不畏豈得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啗口不足謂其美也温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為其踵腹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温豈異心之温耶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共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已以益物

者物既盈矣而物亦盈之堯舜所以成其上聖克保者順之壽也盈已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道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令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常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謂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莫止士饑糟糠犬馬餘

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罽崇虚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梗途鯨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盈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遠古之道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後代聖人乃導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事天則

神欺以慢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有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之間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席求賢責束帛於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真龍就位振鷺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裳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黎庶爲豕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

下惡之願逃其耻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葢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貴適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式干木之閭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羣才畢至駿足攸歸何則以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駡故有諸侯不附大臣搆逆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葢以自敬也向之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葢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悦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

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則去之楚越若脫敝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墜谷頓

為蠢粉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為勞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鷙鳥將擊必先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謂歟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

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栢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顦顇矣氷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隂井庇之以幽峯則茍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栢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氷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良以養之所致也况夫人者異乎松栢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氷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

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之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為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縱長夜之娱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非不自厚也然卒逢夭折之痛自殞於泉壠之下是則為薄亦已甚矣老氏彭氏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為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茍以養過其度則亦為喪生之源也是故

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浸其尺蘖斛㢈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誡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臓四支猶非我有而况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為惑矣今以

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為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羮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為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嫌姜氏逐淫而無耻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為人主者

誠能内寶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誠宗順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為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理亂第六

夫國家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剡弓矢以威不服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若手足

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功陸賈諭以為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葢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強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斂無度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

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器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耻且格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

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者不求之於内
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暴
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弊何者
昔伯益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於今賴之然智伯因
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為害亦以甚矣
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
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
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

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也茍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私葢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駒駼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鸑鷟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為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為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者姦宄無端真偽匪

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愆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搆隙此則蓍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羆者至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羆假難知之人心未明真偽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忠僻驗之於戚屬則竇嬰呂禄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黥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

樊噲盧綰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誑賞以頰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為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櫛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鑢之爪之不鑢長則不便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近在已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為之難況於臣下非同體之

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藏否隨之以是非葢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茍馴猶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蹀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寛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寛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

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為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真偽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為易治也方俟

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為得矣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蹂形彰而影附唇竭而齒寒苟有其真不能無其偽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恭英乂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攘臂切齒以疾姦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雞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麏然麟鳳有圖麏雞無識猶復以真為偽以偽為真況忠逆之情静躁之性愚靖者類直智狂者類賢潔已者不

能同人犯顔者短於忤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澠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吳用宰嚭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舉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部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真所非不必僞也故真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

其賢也我之所疎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堯理洪水伯鯀為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為衆所慢而中山卒拔鄧通延夢於漢主而非傅說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衆議不必是獨見未為得也是故明主疇咨在位詳省已慮先難而後易考著以究微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賞有罪者不逃其責然後可為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駑駿可分不藉孫陽之舉也柔刃微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

風氏之誤也茍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事則真偽自辯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才能雜之以居視以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别其情盡吕尚之八徵驗臯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黄葉並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偽者去而真者得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

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踴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羣異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遊鴽自鼠為而鴽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疎矣其心未必異故瞽瞍愚而重華聖盜蹠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

煙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內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構參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鉤之怨末為魚水之歡田氏

懷誑義於齊君齊君彌信亞父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豎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戎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碏死之以大義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碏

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况乎君臣朋友之疎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為福不能同異者為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葢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緣土則形象俱滅夫以水日

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内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瞍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類别誠於分矣而猶愛之况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葢亦寡

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儒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為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欲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為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為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為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為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為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諂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

為愛已者已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為憎已者已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爵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為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為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為不祥無德是親自淪喪亂者也

羅昭諫集卷八

跋

羅昭諫舊有江東甲乙等集讒書後集淮海寓言今不復見戊申春予承乏新城新故先生里閈也偽梁時辟太祖諱改名新登今治東鼉江即所謂青白二氣横亘者也余閒與鄉先生諸生輩數凴眺其上登雞鳴山尋先生讀書處弔荒宅於茶枝瓦塊中彷彿如見先生焉因購求先生遺書得江東集抄本於袁公卓湑嗣復得甲乙集刻本合讀之雖全集不獲盡覩窺豹者已得一

斑矣但字多陶陰不可辨遂弗辭鄙陋參互較訂分為八卷重鋟諸木使天下之人知先生之名重當時聲施後世者以此即新之人知先生之名重當時聲施後世者亦以此庚戌桂月渤海張瓚䟦